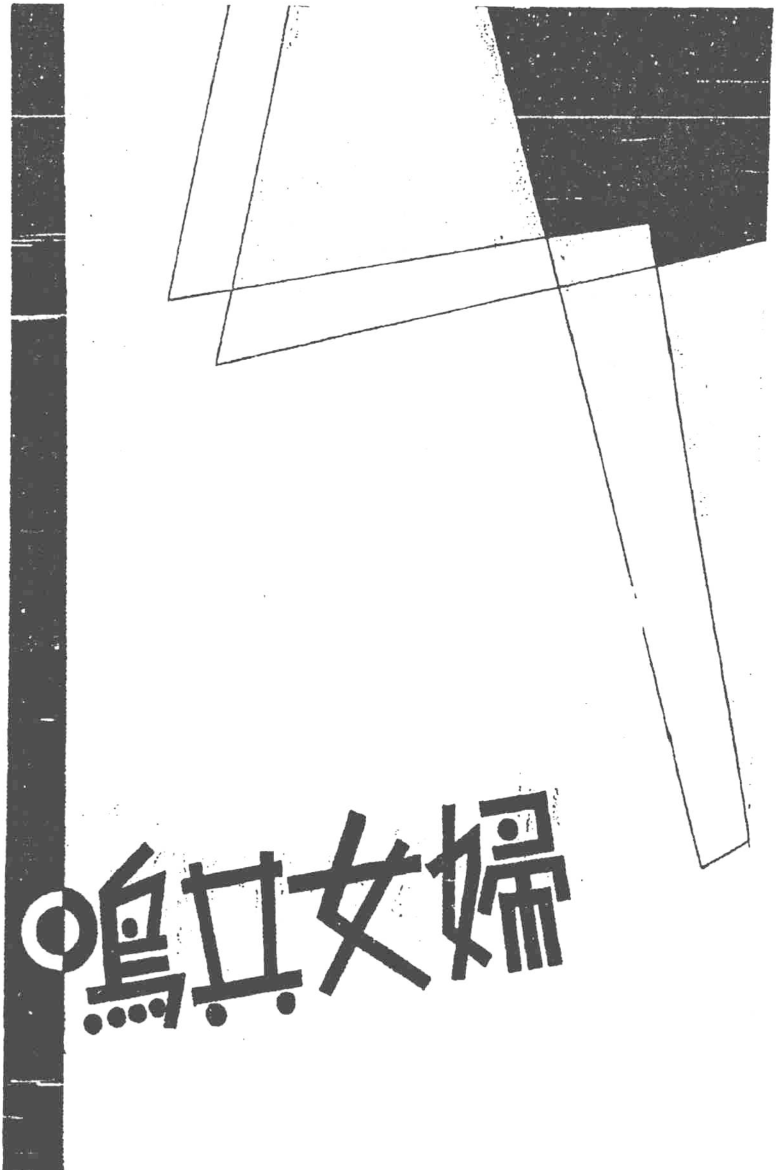

婦女共鳴

婦女共鳴

蔣宋美齡題

編輯人 陳逸雲
發行人 婦女共鳴社
總批售處 華中圖書公司
每逢月之五日及二十日發行
定價每期三分
預定(連郵) 半年二角 全年四角

本刊已呈請登記

第七卷 第一期 要目

小評六則 雲
敬告全國賢明的母親 王不陵
泛論抗戰中的婦女問題 陳逸雲
美國是不會中立的 仍龍
現階段的抗戰與婦女今後的工作 唐國楨
新年雜感 紫壎
一九三八年中國女運的展望 張倩英
給金公館裏的娘姨 吟秋
去罷！戀人 子忠
婦女武裝 安娥

民國廿七年一月二十日出版

小評六則

雲

一、與其說是前線失利，不如說是後方失敗。

我們不必否認：各路前線的戰事，多半是失利的，我們眼看得土地一塊一塊的縮少，難胞一天天的增多，誰都有甚痛心。朋友們碰到的時候，都說前線的戰事太[illegible]劣了。但我覺得與其說是前線的失利，不如說是後方的失敗。戰爭的勝負，完全決定在後方。後方[illegible]充兵士軍援有辦法，後方的收容傷兵難民有[illegible]，後方的男女像有前線的將士一樣的拚命的情[illegible]的戰事何至於失敗呢？然過一戰，將士們[illegible]月，可以說已盡了極大的責任，但只因後方的同胞不知將新的血液灌注到前線去，不知如何使將士們疲乏的精神恢復起見，所以一經收退之後，就弄得收拾不易的局面。這個責任，應該由後方的同胞來負的。要知道前線的戰事會不會勝利，只要來看看後方的情形便得了。後方的同胞們，快看一看眼前的情形吧！行嗎？不行該怎樣努力。

二、反攻！

敵人的鐵蹄，從盧溝橋的事件起，首先把平津蹂躪了，接着又把半個的山西蹂躪了；然後又騎在江浙等省，將京滬杭蘇等重要的都市，都一一地踏過；最近又在津浦路方面隨意地徒路。看形勢，敵人的鋒芒正兇，攻甲地便得甲地，攻乙地便得乙地。但是實際上，敵人已露出了很多的破綻：第一，敵軍侵華軍隊最多只能用五十萬，因為它與蘇

對付蘇聯與英美；第二，因爲只有五十萬軍隊可出，所以只得攻甲地調乙地的兵，攻乙地只得調甲地的兵，弄得所有兵士疲於奔命；第三敵軍進攻愈深，困難愈多，危險愈甚；第四敵軍如死傷一兵一將，即少一兵一將，我們能夠明了些，來一個總反攻，敵軍必得倉皇敗得不成樣子。有人說：日本是一個患肺癆病的非洲，中國是一條永不死的百脚虫，眞是不錯。

三、宣戰？

日敵對於中國宣戰的一個問題，鬧得好久，最近東京舉行的御前會議，又把這問題鬧得震天價響。其實日敵已經把中國打得遍體鱗傷，何必再要說一聲「我要打中國了」。這裏面當然另有文章。最大的原因不外二點：（一）實行正式戰爭封鎖，（二）通使各國聲明態度。第一點是爲了它所施行的。平時封鎖的失效；第二點當然包括刺激美國引用中立法。果眞日敵要宣戰的話，結果必定要與各國在利益上引起嚴重的衝突，同時沒有造成與世爲敵的罪狀，也許日敵故張聲勢，以爲這樣能使我們畏怯而至屈服。但我們無論你宣戰也好，不宣戰也好，你一日不退出我們的國土，要與你拚一日的命的。

四、國聯又延會了。

國聯行政院一百次常會於本月十七日開會不聽說英法兩國將在會期內，發表鄭重宣言，聲明各該國對於盟約及其所規定的義務信守不渝，以安慰各小國；同時聽說瑞士波蘭兩國代表也擬發表宣言，說明國聯會業已失去普遍性，並提議盟約所載關於

敬告全國賢明的母親

王平陵

全國賢明的母親：

我也是全國衆多母親之中的一位母親的孩子，我恨未能具備了殺人的技術，爲我們被難的大衆復仇，奔赴最前線，從敵人的包圍中救出我們的祖國；到現在，我對於那些爲國犧牲的壯士們，祗有表示無限的欽敬與慚愧！他們也正是全國母親們的孩子呵！親愛的母親們，你們有這些忠勇的孩子，是國家的長城，也正是你們的光榮呵！

祖國的命運，正在暴風雨裏支持着最後的一息，時時刻刻受着敵人的威脅，她在掙扎着衰老的肋骨，從痛死的病榻上站立起來，向着祖國的孩子們高呼：「快起救援呵！不能再延遲了。敵人的鐵蹄，已升堂入室了！」

賢明的母親們，我們生長在自己的國土，正同孕育在母親的懷抱裏一樣；像一粒粟粒，都是從自己的國土裏產生出來的，彷彿像一口乳汁，都是吸取母親身上的血液一樣。我們愛我們的母親，我們也愛我們的祖國；我們爲着愛我們的母親，更不得不愛我們的祖國。

可憐呵！我們的祖國，受了過去的不肖的孩子們的播弄，已經憔悴了，已經到了難以生存的地步了。他們不知道祖宗創業的艱難，他們不知道每一寸土都是祖宗的血肉換來的，他們像是蠶食着耗祖宗的遺產，消費祖宗血肉換來的遺產，葬送自己的錦綉，豢養自己的走狗，塡滿自己的寶庫；同時，更不屑把許多願爲祖國出死力的孩子們，摒棄在門外，拒絕了他們一切報効祖國的機會。現在，這些不肖的孩子們所製造的罪惡，全都變成了敵人的侵略的炮火，加禍於祖國，殺戮我們一般並無辜於祖國時可憐的孩子們了。我們都是祖國的孩子，我們不能容許前代時不肖的孩子們，敗壞祖宗的基業，我們痛恨！——無限的痛恨，我們要挖掘他們的墳墓，我們要鞭他們的屍，我們要在將來的歷史上，爲他們豎立遺臭萬年的石碑！

賢明的母親們，現在的責任，全都落在這一代的孩子們身上了，請你們用另一種心腸愛護你們的孩子們罷！他們爲着保衞他們的祖國，要流盡最後一滴點的血，他們要洗清前一代人所造成的恥辱，他們是含辛茹苦地要奔赴戰場，他們要迎着敵人兇猛的炮火，把母親們交給他們的生命，交給他們的血肉之軀，建築保衞祖國的長城。當你們的孩子要加入英勇的隊伍開赴戰地時，願你們不要來攔阻他們同征去罷！因爲前線的弟兄們都渴望着他們的救助；他們要是經過家門，留戀着自己的故鄉，不肯離棄母親的懷抱時，願你們對孩子們這樣說：「孩子！我們的祖國，急需要你們的救助，上前去罷！一不錯，你們是年老了，需要孩子們的照顧；但是，我們的祖國，是更年老了，更需要全國母親的孩

政出侵略行動各條款，予以徹底。從這簡短的消息看來，可知國聯的本身生命也成問題。請問國聯自已都保不着自己的生命，那末如何要它去維持「正義」的生命呢？國聯是一個和平的機構，它的實際效力，只能發表一個宣言與決議一個精神援助與道德譴責的議案。可是這些無理的狂徒惡漢，絕不是一紙空空洞洞的宣言與議案所能制裁，所以它又破產了。

五、日敵與國際。

暴日這次侵略中國，誰都明白是要把各國在東亞的勢力一致驅逐，同時是準備進攻蘇聯及英美。近來蘇聯英美方面回答暴日的野心是怎樣？人人都想問的問題。有人說：蘇聯英美方面對於暴日，都是採取躲避的政策，決不會與暴日衝突的；也有人說：蘇聯英美方面感受暴日的威脅，必定將起而與暴日決鬥。我覺得前者的一說，是太悲觀，後者的一說，是太樂觀。其實蘇聯英美並不在躲避暴日，而且是時時與暴日走上衝突的路途，就是說這種衝突是逐漸的尖銳化。其結果必是在衝突成熟的一天自然會爆發起來的。從什麼地方可以看出這種結果呢？英美軍艦的被炸，上海租界槍殺的問題，長江航行權益的爭執，以及各國擴充軍備等，都十足表現一步一步接近衝突的路途的明證。

六、敵機的「威力」！

敵機侵粵，已經有了二百多次。其轟炸的目的，主要的是破壞那些的交通工具。雖然這樣日夜猛烈的轟炸，可是交通的路線始終維持。敵機的「威力」怎樣，在此已可明白了。敵軍自已也供認要破壞交通線，除非專賴飛機所能爲力。這一條交通線的始終維持，是十足表現了敵機「威力」的不够，同時又表現我交通當局及路工努力的成績。要是全國人民都有像維持交通線的犧牲，那末敵軍的「威力」就此完了。

（完）

子們的流血，使他更少壯起來。現在，已到了無可奈何，做孩子們的，祇能把愛母親的心，愛他們的祖國了；做母親們的，也祇能把愛孩子們的心，愛他們的祖國了。如果有這麽一天，這衰老的祖國，能再看見光明，再攝受幸福的雨露，再能在青天白日之下，展揚着的國徽，那麽，無數的孩子們的血，是決不會白流的！無數的母親們的光榮，爲永遠不朽的！

泛論抗戰中的婦女問題

陳逸雲

一、婦女問題？

我提出這個問題：一定有許多人奇怪，以爲在這抗戰時期，爲什麽還要談着這個陳而又陳的婦女問題？我要反問：中國的婦女問題，到今天有沒有徹底的解決，如果沒有徹底解決，雖然是一個陳而又陳的問題，但它是要急待徹底解決的問題。在這抗戰時期中，主要的問題，當然是如何將敵人打倒地上，和自己站立起來。可是爲要達到這個目的，必需將自己所有的缺陷補救得完完善善。婦女問題不徹底的解決，就是我們一個最大的缺陷，所以在這抗戰時期還需要重提出來的問題。我們還可以說：抗戰是一個總問題，婦女問題是一個支問題，要解決這個總問題，必先解決種種的支問題。打個比喻說：婦女問題是算學上急先需要解決的一個未知數，抗戰問題是算學上最後才得解決的一個未知數。我們最大目的是抗戰，但我們因爲是婦女，就以一定要站在這個地位上去努力抗戰工作。因此我們就得來達到婦女問題上去，和目前的婦女問題弄得相當清楚之後，自然在抗戰工作上更能發揮效力。說到目前中國婦女，自然是多可憐。中國婦女不但沒有脫去舊式的桎梏，而且還增加了新式的桎梏。這話也許說得過火些，但是儘管是個新式的婦女，很多的一面接收陳舊的封建思想，一面染沾時代的享樂習慣、這樣，在自身的桎梏還未打破之前，要去營救整個國族的生命，似乎是緣木就魚了。由此可知這婦女問題是個自救的問題，必得設法加以解決，也許有人還會疑惑，以爲婦女問題，說不定有與抗戰方面有衝突的地方。我將回答：婦女問題不但沒有與抗戰方面衝突，而且正還有着平行的關係。上面已經說了，婦女問題是抗戰問題中的一個問題，而且是含有促進抗戰的一種作用呢。

二、婦女問題之今昔。

婦女問題在中國鬧了幾十年，到現在還沒有鬧得一個真正結果。雖然是還沒有一個真正的結果，可是已經把問題鬧得進步。過去的婦女問題，鬧着放足，放胸；後來的婦女問題鬧着剪髮，戀愛；現現在的婦女問題是要喊着獻金救國一致抗戰了。從這一方面看，中國婦女是進步了，是覺醒了。又是從

另一方面去看，中國有多多少少的則婦女還是在黑暗的家庭中度着　、的生活。有幾個的婦女是進步了。有幾個的婦女是覺醒了。這些是事實，我不必和粉抹殺不說，雖然有許多姊妹，聽了我的話會氣餒，會痛心的。中國婦女，過去是關在家庭裏，經了許多人的奮鬥，把家庭的門打了開來，於是有進出學校的自由。然而到了學校三五年，又都被囚禁在家庭裏，於是又有許多人起來奮鬥，才把社會的大門讓婦女也一起進去。現在家庭到學校，從學校到社會，這條路雖然是被打通了。可是跑到社會上的婦女還是很少很少。當然，其中是有許多許多的阻礙還未去除。我說這些話，並非菲薄家庭而重視婦女到社會去。我總覺得：社會是一個總園地，不能讓男子們的獨佔去，我們婦女應該在社會的園地中去建立偉大的果樹，讓人們知道婦女不是沒有能力。而且也是為了婦女的責任。同時我對於婦女在家庭方面的責任。也是相當地重視，因為在社會制度未激變之前，突然為把家庭這個基本的組織拋棄、似乎是不可能的。況且中國人對於家庭的關係特別深。事實上有不允許我們的一時輕易擲去　對於這點，也許會使人誤會，我得再加以解釋幾句。婦女能為社會服務，自然更好：但在家庭服務，並懂得社會趨勢間接為社會積了善果，也是同在社會服務是一樣的。我覺得一般人對於婦女問題，還是在形式方面兜圈子。放足，放胸，剪髮，是過去婦女形式上要求解決。這些要求當然是很對的，可是放了足不會跑路，放了胸不知呼吸，剪了髮不知節省經濟時間，那末這個形式的解決還是不夠。過去的婦女要求戀愛，自由，要求婚姻自由，這些要求也是很對的，可是不明白怎樣去運用這個自由，結果還是被戀愛問題束縛住了，被婚姻問題綑繞住了。一點也得不到自由。現在的婦女，到社會上去，結果又被人稱為衙公室的花瓶，同樣的又陷於可憐的地位。這些話，當然的是過着了婦女。我們還知道有許多勞苦的婦女是在田野間工廠中學校內機關裏，以及軍隊中表現着偉大的精神。

三，娘兒們的事情就這麼糟！

「娘兒們的事情就這麼糟」，這是一般人批評婦女的一句話。娘兒們的事情究竟糟不糟？是的，娘兒們的事情是一團糟，喊口號的人有的，做文章的人有的，可是做工作的人與吃苦的人却沒有。提議怎麼辦怎麼辦的人有的，批評怎麼不對怎麼不對的人也有的，要是埋着頭去幹，咬着牙去做的人却沒有。還有你幹你的我幹我的，好像一點兒沒有關係，甚至你幹的與我衝突，我幹的與你衝突，彼此好像水火一樣。娘兒們的事情就是一團糟。娘兒們的事情究竟糟不糟？一些兒也不糟。娘兒們不是也上了火綫去嗎？她們的步伐不是都很整齊嗎？娘兒們不是都懷着滿腔的熱情，與關着赤心的將士嗎？那些衛國將士的寒衣，布鞋，不都是娘兒們一針一針製成嗎？老實地說：過去輕視娘兒們的人，還是把娘兒們看成一團糟。娘兒們的缺點是有的，但不能以為有着些缺點，便看成一團糟。娘兒們最大的缺點自然是沒有像鐵一樣的團結在一塊，而且有許多方面還有彼此在磨擦。但我以為中國婦女的關係很複雜，一下子要把她們滙成一塊，事實上是不容易的。同時磨擦是免不了的一回事，但大家能以着堂堂正正的態度去磨擦，這是總會有進步的。我極不悲觀：我們不能立刻團結，我們不能免除磨擦。我悲觀的是：一般婦女為甚麼不設法加緊團結，為什麼不設法減少磨擦。這裏也許有人要說我是漸進主義者，但我却承認是一個實際主義者。

四，婦女羣衆

有人批評說：婦女領袖多於幹部，幹部之下缺羣衆。這話當然是太挖苦些。可是也有些理由，因為許多婦女團體，都是幾位領袖在鬧熱鬧，領袖之下，就沒有什麼羣衆了。我們知道領袖是頭腦，羣衆是細胞，領袖太多，反而意見參差：羣衆太少，自然力地薄弱。造成羣衆缺乏的緣故，是因為婦女本身活動力量的不夠與社會積極條件的限制。對於這點，婦女的領袖當然應該引為奇恥，同時社會各方面的人士也應該予婦女以相當的贊助。怎樣使婦女羣衆逐漸擴大，這是目前很重要的問題。在我以為凡是智識的婦女，首先應該站在一起，成了一羣很大的羣衆；其次職業的婦女也同時加入進去，使這婦女羣衆逐漸擴大：最後再把家庭的婦女拉了進來，這樣就把婦女的羣衆的基礎打穩。人究竟是好羣的動物，能夠有一個確確實實的辦法，而且肯把它實實在在去幹，羣衆沒有不組織成功的。我們婦女界，彼此的聯絡是比較疏捷些。三五個不相識女子碰在一起，立刻就會談得像一家人的火熱；可是我們有一個很大的缺點，就是太會灰心，要把許多的婦女拉在一起，一次二次的困難還容易忍受，几次十次的困難，就有些受不了。我覺得羣衆不會走上門來是要我們去找尋的。找尋羣衆，那是一件麻煩的事，非要忍耐着去幹不可。最好我們能夠像有

傳教似的精神去宣揚我們的主義去找求我們的羣衆。我常看到一個教士將要找尋一個教友，不惜費了長久的時間，無限的精神去打動一位眞摯熱情的同志的內心。同時我們爲要需要羣衆，應該站在羣衆的一面，處處爲羣衆打算，爲羣衆設想。

五，自私與愚昏

在上層社會中，婦女多是自私得可怕，在下層社會中，婦女多是愚昏得可憐。自私與愚昏是我們婦女二大敵人。因爲自私，一切都從小我着想，結果把國家民族抛在腦後；因爲愚昏，一切都沒有辦法，結果是聽天由命任人宰割。要把婦女的運動建立起來，婦女要想在這危難時代中盡着爲民族國家的力量，應該要把自私與愚昏二問題先來解決。我認爲自私是一個道德問題，愚昏是一個教育問題，道德問題是應該由精神方面出發，教育問題是應該由方法方面着想。上層社會中的婦女，應該立刻下一個決心，就是要將我的一切貢獻給民族國家，民族國家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我要決心驅逐自私，同時不因爲別人有自私心而我也生自私心。換句話說：我決不自私心，即使別人自私也絕不會影響我的自私。其次關於教育問題，這是值得一談的。中國的婦女，實在太可憐，頭腦裏都是空空洞洞，不知道這個世界究竟鬧得怎樣，也不知道自己是站在什麼地位。自稱覺醒的婦女，自稱知識的婦女，應該趕快的來訓練未覺醒的婦女，訓練無知識的婦女。先知先覺的婦女，來覺無知無覺的婦女，這是極應做的事情。我覺得婦女的教育，由婦女能自己來辦。一定效果比較的大。在這抗戰的時期中，知識比平時更重要。一個瑞瓦斯彈擲過來，不知道如何躲避，自自地犧牲生命眞是可惜；一個漢奸伏在隔壁的屋子裏，不知道如何去揭發，眼看它逃過眞是可惜。同時在這戰時中，對於孩子的訓練是相當地重要。而且抗戰的實情是一種偉大的活教材，能善自利用，訓練孩子是最好不過的。

六，抗戰的工作

在這爭國家民族於危急萬分的抗戰時期中，婦女除了有上述各種工作外，自然還有其他的工作。婦女上前線去殺敵，不是不可能的事情。西班牙婦女爲着爭取國家獨立自由的精神，這是一個明顯的例子。但是要担任這方面工作，是要有鐵樣的身體，石樣的意志，不是一般普通的婦女所能勝任的。我希望婦女不一定要參加軍隊似殺敵工作，只要能够在火線上親自給一般將士一種偉大的鼓勵，也是不錯了。這意思就是上前線去慰勞將士。聽說有些前線的將士，沒有看到過婦女慰勞會的旗幟，更無從領受婦女慰勞的熱情。雖然也有到前線去慰勞多次，其中有的是被阻沒有法上去的，可是我們還要普遍的努力，同時要打破一切的困難。至於在後方的工作，近來很有人喊着到農村去的口號。不錯，農村中有無數的婦女，需要我們去領導。可是我們要學學農村的婦女的勤勞，耐苦與簡樸。我們現在再檢點檢點自己，我們獻金運動做到怎樣了？我們的製造棉衣布鞋的工作做到怎樣？如覺得還不够的話，應該繼續的做下去。其外所謂戰時婦女工作，如維持後方秩序担任交通工作等，我們做到了幾點？姊妹們，我們還該怎樣努力呢？（完）

新年雜感

紫墟

匆匆歲月，又到年頭，打開了新置的日歷，雖然翻出「一九三八」年元旦，不禁生許多感慨，——不知道究竟還是宜悲？還是且喜?!

從十六年來，到昨天爲止，整整「十年了，這十年，中華民族像「交運脫限」的流年，災難發起，憂患不絕，結結包包，沒有過一天安寧日子，而「韜光養晦」的時候，人家打在頭上都不能出氣，遇事是忍氣吞聲，每天都在「苦衷」，「煩悶」之中度生活，一直到蘆溝橋的一聲抗戰的砲響，才給這毀股着的悶氣囊開了個孔，這「苦悶」的十年才在抗戰勇士們的熱情和血液中消滅了。

「一九三八」年乃從淚潮血浪的澎湃中洶了過來，所以牠是一個從血泊裏出生的英雄，我們值得歡喜，值得慶祝！

歡喜牠從血路中爬出來，慶祝牠將在血泊中索回「血」的偉大代價：

× × ×

這「一九三八」的第一日——元旦，報紙雖然沒有像往年闢上「新年特刊」，閃耀着紅色的「恭喜」，賣報紙的只用那低沈而平凡的聲音沿街喚叫，也沒有看見街頭一座輝煌的牌坊和絢爛的彩彩，但我們另外意識到龐大，英雄的幾種表現，屹在在這班廿的年頭裏，第一件值我們注意的便是我們姊妹們嶄新的「武裝」。

十年前的武漢時代，我們開始看見像幾只剛放出籠的小雀兒的女兵們，展着初刷的羽衣，向籠子外的環境飛去，但她們僅僅只飛到了幾間籠屋，

美國是不會中立的！

房龍

歷史當然不是完全重復，一切的事物形態，是不斷地有它本質上的變化的；但是過往的經驗，是現在的最好的參考，歷史的陳跡，是值得作爲前車之鑒的！

唯其如此，那末當美國的砲艦巴納號被瘋狂的日本帝國主義者計劃地轟炸，以至沉沒以後，美總統的強硬抗議，破例向日皇提出質問，而居然當日本又是計劃的早就充分準備的各式道歉——選派少小，集查賠償……之後，白宮竟能認爲滿意這一個事實，我們就沒有理由對美國感覺失望，因爲我們該記得，造成一九一七年美國參加世界戰爭的直接的原因，週知的是由於德的一隻定期郵船爵西台尼亞（Lusitania）之被德國潛艇，在距離愛爾蘭東南海岸七哩海面——即日本帝國主義者所謂「交戰區域」無警告地被炸沉沒！可是在這一隻大郵被炸以後，一樣是經過了全國駭然，抗議，與滿意德方的答復，甚至在時間上，自一九一五年五月七日爵西台尼亞號被炸到美國一九一七年四月六日在衆議院以三百七十三票對五十票之絕對多數通過對德宣戰，是足足經過了兩整年的！簡單的說，美國對於日本對巴納號被炸事件的復文的滿意，不能就說是美國的屈服了。

其次：美國的外交傳統，果然是保守着光榮的孤立，一些淺薄與短視的中立派議員是隨時緊肘着大刀闊斧的羅斯福總統的權力，以至提出了「國民表決對外宣戰修正案」，但是這在美國的歷史上是也不乏先例的，即故總統威爾遜所稱謂「一羣故意搗亂的人」，他們的作祟，實是由來久矣了，不過結果怎樣呢，客觀的事實與美國的民衆的力量，就可以否定他們。

事實的展開，不已經顯示我們？羅斯福總統在去年十月五日在芝加哥的著名呼籲和平的演說，既震撼了整個世界愛好和平者的每一顆心弦：印第安那州民主黨國會代表盧德洛氏所提出的，限制總統對外宣戰權力的所謂「國民表決對外宣戰修正案」，於日昨（十日）下院會議時，以三分之二之多數否決，甚至連從不發言的議員班克赫氏都堅決反對盧氏此案；最後則現任總統羅斯福氏，原秉賦着他親屬，故總統西陀爾·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氏一樣的品性，即主張沉默地背着大海軍米戲走的，故當每一回日本的政治的炸彈爆發一次，即是想在國會裏提出造之與擴軍的方案一次，這樣，美國的海軍總噸數較消一九三〇年倫敦海軍條約所規定的五十五萬六千二百噸幾乎增加了一倍！增加至一百十八萬六千噸！不僅如此，羅氏還建議迅速趕造空軍……

再從最近二十年來美日在太平洋上爭霸戰的歷史上看，也沒有永遠嚴格中立的跡象！即當第一次世界大戰造成了美國異常的繁榮，從一個債務國一躍而爲支配世界金融的債權國後，中國的市場是這超過她絕對會戀的！她利用門戶開放的大斧，利用

華只飛過了幾座亭子，只穿過了幾處園林：穴窒海闊，白宮深處的境界，她們究竟未能舉翅，更不幸的一條細索，依然圈套了她們的腳，束縛了她們的翅膀，重新鎖回了象牙雕琢的籠中！

十年來，婦女在封建的舊世界裏面，有被推出，有被拌入，十分矛盾的情況之下，顛倒混忙的受了許多波折和激動，始終沒有給她們走上解放的路上去，而猖狂法西斯主義者瘋狗式地亂叫吠亂叫，也給我們中華的女兒們一種極壞的影響；然而，中華民族是酷愛和平的，中華民族的女兒做了反對世界不平的強橫侵略者的前哨：——我們的姊妹們，重新跳出小狹的籠子了！跳出來站到了「血」與「火」的前線！

姊妹們十年前的幾件武裝，只穿在自己家裏的大鏡子前面看了一回，看滿了自己是這般模樣：十年中，隨着時代走入了深秋，走入了嚴冬，那像無用的夾服，單衫，被擱進了箱櫃底下；

現在，「十年」嚴冬的「十年」被鮮紅的太陽照上一層強調的光色，沒有了「冷」的畏縮，沒有了「殺」的沈悶，每一點生機，都活躍出來了，要表現自己，強壯自己，十年的今日，她們重着了新的武裝，大踏步的走上了「解放」的大道，站到了抗戰的最前線，示威於日本帝國主義者；

× × ×

老大的中華，一向在艱苦的境地，中華的女兒更在雙重沉重的苦難壓迫之下，舊的命運給了她們一番很堅艱的磨勵，挫抑，她們吃得了痛苦，懂得痛苦，但她們沒有妥協，沒有麻痺，新的使命，揭起在她們前頭，她們必須要掙扎起來，共同擔起這

盛頓會議，締造了日英同盟的解散、打開了滿蒙的大門；東北胡蘆島築港的投資與稱霸世界的上海電力廠的收買；以至投資於中國航空的建設，東亞第一大無線電台的建造……都是一貫的對日外交的反對，九一八的巨炮，日本果然侵吞了我們的東北，也擠出了美國在北方的經濟勢力，而史汀遜的堅決反日的態度，是一直到此次日本重復向我們進攻的時候，還不斷地咆哮的。

所以我的意見很簡單：美國是決不會中立的。套一句上次大戰時美國駐英大使佩治的話：「即使政府可以中立，人却不能！」因爲祇有心智上變態的或麻木不仁的人才能夠對於任何一方沒有一定的選擇。

話雖這樣說，美國政府現在對於遠東問題上的態度還曖昧不明，她國內的輿論也還沒有一致又是什麼原因呢？那是由以下的三個理由：

第一在國際政治經濟的舞台上，英美的對立，遠超過美日的對立！果然年來日本低價勞動生產下的貨物之傾力向南美與菲列濱的傾銷，引起了美帝國的高度不安；但金鎊貶值所給美國的打擊，渥太華會議以後，繼以英皇加冕禮後的帝國會議，是使美國至今猶有餘怖的！再加上史汀遜政策所受英前外相西門的不合作的教訓……故當美總統此次支加哥和平呼籲的演講中，劈頭就提出了美國所有殖民地的市場，要求他國不得因美國的行動而「取與代之」的保證，但各國尤其英國，並沒有給它，甚至即使是特稱肯定的答復；這樣，以台維史所支持下的北京九國會議，不得不一以調解爲任務而虎頭蛇尾了。」現在情勢轉換了，這新加坡軍港落成禮中，都邀請美艦參加了。

第二美日的對立是一個事實，但在帝國主義的本質上，對於殖民地的我國的利益又沆瀣一氣了！她果然不希望甚至堅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在我國的獨佔，可是尤不願我國因爲抗戰的勝利，掙脫了帝國主義者所加諸我人身上的鎖鏈！故在一二八之役，既希望繼續保持上海的最後根據地而企求日本軍隊的勝利（參閱當利氏評論報所揭發當時在滬英美人士的活動）；在這一回的戰爭中，也一樣祇希望我們給日本帝國主義者一個當頭捧喝而已，最適當的充其量的理想中的解決是再抄一回歷史的一九〇四—五年的日俄戰爭以後的情形——我國的小勝而和平妥協，雖然我國是太不爭氣了。

第三，是最重要的，即第一次世界大戰，造成了他從一個債務國轉至債權國的經驗，是使他們又要利用中日戰爭的過程，來拿這一爐炭火上的栗子的！事實已的確證明了這一點，中日兩國民族的流血，恰當了他們軍火工業與軍需工業家的口袋！過去的不說，就最近所知道的情報，二千噸美製的炸彈既流到了富士山下而同樣二千萬元的汽油也輸入到了我國，大概商人哲學通弱的美國，是需要繼續相當的時期來做這一批人血的大商賣吧。

現在讓我重說一句，美國是不會中立的，爲了要做生意，就要暫時地中立了。

一、十五、夜

一個救國的責任，來把自己提新。

帝國主義者和敵人付給給予我們國家許多侮辱，許多摧殘，賠了不少的男兒的血肉，掉了男兒不少的頭顱，但「淚」和「幸福」的犧牲，我們的女兒們受得最切重的分量：

「一九三八」，背起了帶血償的巨袋在浴血裏，這是一個最新的大前提，啓示付了血本的苦心人——婦女，要特別準備一股新生的力量，來站在「一九三八」的重心，完成偉大的新使命，最大的快樂使在「抗敵」的新年裏。

一九三八元旦之夜

她應該想想戰區的同胞

現階段的抗戰與婦女今後的工作

唐國楨

自「七七」蘆溝橋事變發生以來，中國對日已進行了五個多月的英勇而且艱苦的抗戰。在這五個多月的抗戰過程中。我國犧牲了三十餘萬的忠勇將士，失去了北方及沿海的部份土地，人民的生命和財產，遭受了敵人殘酷的蹂躪。這一切，毋庸諱言的是顯示出我們初期抗戰的失利。但是，這種失利，早就在我們意料之中。因爲當我們實行抗戰的開始，就已深知敵人對國防的準備，軍隊的訓練和配備，都是遠勝于我們。但是爲了人類的正義和平，爲了中華五千年的歷史文化，和今後的獨立，自由，與解放，我們不得不冒着初期失利的客觀事實，而進行這艱苦工作。所以我們不應就憑着這觀察而悲觀地對抗戰下失敗的結論，而動搖長期抗戰的信念。我們應該不屈不撓，向前邁進。一方面認識抗戰現階段的有利的客觀環境，一方面把握住今後的中心工作，來爭取我們最後的勝利。

抗戰現階段的客觀環境，無論在任何方面，都顯示着與我們絕對有利的。從國際方面來說：由於敵人肆意的橫行，猙獰的面目和鯨吞中國野心的全盤暴露，已使全世界主持正義的人民，和在中國有經濟權利的各國，雖尚未達到對敵人採取有效的同一步驟的制裁地步，然而對我們表示了道義的有利的同情。再從國內方面來說：第一，由於敵人行爲的殘酷，在全國人民的心目中，更深刻地形成了敵愾同仇的堅固壁壘；第二，由於領土的被佔領，更堅固了民族力量空前未有的大團結；第三，由於敵人的深入，在軍事方面，我們將轉爲于主動地位，而握住勝利的關鍵。所以我們如果能把握住這有利的客觀條件，現階段抗戰的前途，一定能趨向好轉。最後的勝利，終是屬於我們的。

然而，在抗戰的現階段中，我們更應從過去五個多月的抗戰經驗中，求得決定現階段抗戰勝利的要素。我們知道過去抗戰的失利，除了軍事政治，和經濟的不健全外，最大的原因，是未能動員廣大的抗戰民衆和家庭婦女。雖然由於戰爭塲面的展開，和土地的淪陷，太多數地方的婦女，都感着到戰爭的脅迫，但是她們除了逃難和更增重政府的負担以外，便是坐待敵人的蹂躪。不過她們因爲受了切膚之痛，已有了參加抗敵工作的需要，和對敵人的憤恨，但是缺少了更正確，更堅決的認識，缺少了工作的方法，所以動員婦女參加現階段的抗戰工作，不獨是抗戰勝利的主觀的需要，而且在客觀上也達到了成熟的時期。

其次就是忽略了戰時兒童的保護。在戰爭開始的時候，大都只注意到軍事上的準備，和壯丁的訓練，對於戰時兒童的保育，尚未能顧及，因此戰區的兒童被敵人殘殺者，不計其數，雖有僥倖未死者，但也多已流離失所，[illegible]者已成斷臂缺腳的殘廢，尚在雪地冰天的悲鳴。最近敵人更將淪陷的區域的兒童，送往日本施以奴隸教育，以備將來對華作戰的工具，而來攻擊自己的父母兄弟姊妹，完成以華制華的政策，其用意的毒辣，更勝於飛機槍砲，兒童是國家的命脈，是將來的主人翁，要收復失地復興中華民族，取得最後的勝利，對於這般未來的主人是應該特別的愛護。

所以我們對於戰時兒童的保護，認爲是一件刻不容緩的任務。

從以上看來，我們可以決定今後婦女工作的目標。關於動員婦女參加現階段的抗戰工作，應該極力避免過去不健全的缺點，而必需有一全國性，具體性的婦女參加抗戰的工作綱領，這個綱領，是指着今後全國婦女的工作，統一全國婦女的行動，和團結全國婦女的力量的南針。在組織方面，是應全的，統一的，普通的，并且還要積極的進行以下兩項工作；

一，多辦婦女幹部訓練班，灌輸他們的救護，偵探，防衛，宣傳各種常識，和民族意識，然後派往各鄉村組織和訓練各個婦女。

二，多設農村婦女工廠；製造戰時需用物品，如紡棉紗布，軍毯，軍服，鞋靴，草鞋等，這樣一面可養成個人的生活技能，一面可救濟一般的失業婦女，同時增進了國家的生產。

關於戰時兒童的保護。應從速在川滇黔西康等邊遠的省區，設立戰時兒童教養所，收集戰地和，無家可歸的，及爲國犧牲者的兒童，施以非常時期的教育，其經費應由中央與地方政府共同担負；年

為較大者，則用半工半讀的方法，俾養成健全有為的國民。如此他們才不致盡是消費的，而成為生産的，於公於私都有裨益。

去歲八月間，蘆溝橋事件發生不久，我們在南京對於戰時兒童的保育，曾擬有一個具體的計劃請求政府設法提倡，兩因種種的關係，未能實現，我們認為是一件損失，是一個遺憾！

所以我們為了保證現階段抗戰的勝利，為着解除婦女們在戰爭中所受的盲目的苦痛，為着保全戰時兒童的安全和幸福。我們再誠懇的向政府和一般知識婦女及非戰區的同胞們建議，希望今後不要再忽略了以上兩重要的工作。

給金公館裏的雯姊

吟秋

金太太：

我是你的妹妹，可是到了今天不曉得如何稱你是好。你是我從前的雯姊，我明白，但自從你結婚以後，我倆就隔絕了，三年來從沒有通過信，聽說你近來甚過着一位闊太太了，所以我現在稱呼你做「金太太」。雯姊：你不會生氣嗎？至於我，依然像從前一樣不懂得世故，這和幾年前你批評我的話，相用得像男孩子一樣，是的，我一些沒有改變，雯姊你滿意我嗎？

從裏台伯母那裏，知道你常常來掛我，信上也常提起，這並不希奇，我們本來是姊妹呀！聽說你還問我這幾年來有沒有男朋友，訂婚沒有？謝謝您的關切，雯姊，我一樣都沒有！

到了這個年頭，國家已經危險極了，青年們心裏想到的，應該是怎樣救國，怎樣救自己，還有閒工夫玩，「戀愛」的把戲嗎？太不適宜了。至於結婚，是的，女孩子到了我的年齡，也該考慮到這個問題上了，但那是平時的了，而在目前這非常時期，我認為只有抗戰第一，其他的事都該從緩，我當然也希望有一個屬於自己的家庭，可是非將敵人打退，非將國家救起，我們的家庭是不能安樂的。難道真想躲到租界去，偷偷地過那種奴隸的生活嗎？這究竟能偷安幾日呢？我不幹！

廢話說得太多了，你該煩厭了吧！現在我且報告一些我的近況，想必你是樂於知道的。自從七月七日蘆溝橋事件發生後，我們對敵人的侵略奮起抗戰，以炮火答覆敵人的炮火，我們衛國的勇士在疆場之上，浴血抗戰，用血肉築成民族的長城，以阻止敵人的鐵蹄。我立時感覺到國民應盡的責任，便和幾個一同志同道合的朋友，組織一個後方婦女服務團，到處宣傳募捐，縫製寒衣，看護傷兵。後來因為後方工作總是有人，我們便偷空到上海前線去一次。

你很奇怪吧！是的，我到了上海前線，並且親眼看了戰場的情形和炮火的怒號。我過十月初旬到的上海，那時戰場上已打得利害，我在那師的司令部裏得到了允許，師長很和藹，他一面聽電話，一面和我們接談，當他聽到我要到最前線去時，他笑了，說：「我這裏是沒有問題的，只要各位女同志有膽量，我看還是不必去冒險」。但我們決意了，他便派了副官用汽車送我們去，然後又步行到那前線，我們在那兒一共耽了一星期，為將士們裹傷看護，有時甚至遞子彈，搬食物。我的同伴打死了兩個，我的左足跟也被碎片所傷，誰能免得掉呢！炮火像雷般響，槍彈像雨樣下，雯姊！你素來膽小的，也許害怕吧！但是請你放心！我現在還活着呢！

我是活着，但前線死的可真多，士兵們真勇敢，他們死得也真慘，雯姊，我們身居後方的人，要不是親上前線去看看，真是想像不到的慘烈呢！他們有的飲彈而亡，有的被炸得血肉模糊，有的負着重傷，流血匍匐而回，途中血盡而死，他們為什麼？難道是為他們個人嗎？不，他們為的是保衛國家，保衛同胞，他們在前方真勇敢，日本兵不是我軍的對手，可是這些勇士們，終於為保衛我們的後方民衆而犧牲了，我們身居後方的人，應該怎樣纔對得起他們呢？

也許你不願聽我這些話？對不起得很，打擾你打牌的時候了，也許今晚你有宴會，也許你正穿了一件新衣，要去跳舞，但無論如何，請你看完了我的信再走，行不行？論理，國家到了這個年頭，真已到了生死關頭了，我們後方的人，能不打牌也就不打罷，大家不想想前方正在浴血抗戰的將士們嗎？我們今日也不該宴會，即使不得已舉行宴會，也要努力從簡從儉為是，大家不想想，前線的士兵吃

的是什麼東西，兩三天得不到吃的是常事。至於跳舞，聽說現在一般摩登小姐摩登太太都愛這玩意，並且有些化女們日夜沉迷其中的。聽說妥姊近來也學會了這玩意，常常陪着姊夫的朋友們去跳，關於跳舞——我並不是道學夫子——，並不反對，但是能不跳，還是不跳吧！我們的敵人，他們國內不是禁止跳舞嗎？我們是被侵略者，我們似乎不該這樣「優閑」！

老實說，中國近年來國難之所以日深，我們婦女界不能不負一部份責任，都市的婦女們一天到晚講穿講吃，買是買那，使男人們都墮落腐化，貪官貪污，以滿足她們的慾望，置國事於不顧，弄到今日的情形。我並不是說男人好，有許多男子眞是喪心病狂，到今日依然還是天天花天酒地，金迷紙碎，眞是君之痛心！

妥姊：現在眞是我們覺悟的時候了，時機已經到了最後一關，我們不爲國家着想，難道不爲自己着想嗎？難道不爲子孫着想嗎？我並不希望你們（包括像你一樣的太太們）眞的來起抗戰，只希望你們降低平日的優裕生活，多多留心國事，少打牌少看戲，多買救國公債，最好把自己的首飾，分一半捐給政府，你們都是在社會上有聲望的太太，頂好能用來倡導倡導捐獻寒衣，救濟難民，那就國家民族，受惠非淺了。

姊，我一向相信你是聽勸說的，當你看過這封信時，也許不高興，但請你多想一下，一定願意接受我們忠告的，希望你最近給我一個好消息，如我信上所說的，並且把這封信給你的同伴們傳看傳看，功德無量！此頌

快樂！

你的不知世故的妹妹　一、十七

一九三八年中國婦運的展望

張蒨英

元旦之晨替婦女共鳴寫篇短文，祝賀她一切都有進步，並向着正確的革命指導理論繼續邁進！

婦女，無論在橫斷的世界，或縱斷的世界都有她的重要地位，俄國爲克蘭，頓河，古班的農婦在內戰中占了很重要的地位，法國大革命時代凡台哀與浦利他尼兩地的農婦竟是反革命運動的中心。現代很多人說，蘇聯如不發動婦女革命，共產革命就不會成功。在國家對外戰爭中，婦女的地位更爲重要：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參戰各國婦女勞動的增加率自百分之七十至百分之四十，例如德國的金屬工業增加了百分之四〇八，法國增加兩倍，俄國女子數竟超男工之上。鐵道事業在戰前婦女僅從事於清潔，信號等部門，到了戰時從事於國民經濟的部門竟占全體從業員的百分之三十九。法國婦女在國民經濟部門中服務者約有百萬人，英國有一百五十萬人，德國較平時增加一倍有餘，約有二百萬人，在歐戰中婦女替征男工作者總數在千萬人以上，其對於戰爭之貢獻，誰都不能否認。中國工業尚未走上軌道，又係游兵制度，普通工廠工人未被徵發，固無須以婦女替代男工。在農村中，農婦與農夫可說一向占同等重要的地位，今次因戰事流離逃難而對幼小國民的維護，終于全賴婦女的辛勞。最可惜的是對這種職業婦女沒有健全的組織，一方面增加其貢獻於抗戰的效能，同時減少其遭遇的苦痛。

中國婦運在已往二十年太偏重於政治，而忽略了，婦女如不在經濟部門獲占主動的地位，即不能在政治上爭取與男子同等地位，這類經濟地位非只法上物權規定男女平等之空洞條文所能濟事，而必須以鬥爭方式爭取之。這種鐵則。農婦與廠女工以及政府中的女職員往往因工資較低而被雇用。完全屬於被動。英國工業革命時代以迄現在的資本主義各國所謂「比牲口低廉」而樂用女工，在精神上說爲一種機具或牲口，簡直沒有獨立之人格。這種主動的，經濟部門的，獨立人格之獲取，惟有將職業婦女組織起來纔有成功希望，蘇聯榜樣，應該做法的。換句話說，即應該從橫斷世界要求出路，否則婦運永遠是成功在表面上，個人的，一時候的。

中國婦運是世界婦運中的一部分，婦運是社會革命運動中的一部分而有其獨立任務；領導中國婦運，其意義即爲執行社會革命過程中工作的一部門，簡言之，即在大潮流中擔任某一特定時空的任務。願我從事婦運同人瞻前思後，三復思之。

一九三八，元旦，在漢口。

去吧！戀人！

子堅

去吧！戀人！
你怎麼含着滾滾淚珠！
你怎麼要是頻頻回頭！
你還有什麼心事要傾吐？
你還有什麼痛苦要訴說？
去吧！戀人！

別多依戀———
我的愛人！
我知你；
你不願離開我；
你深深地愛我；
然而你愛我，
却應依從我去踏上征程，
去吧！戀人！
我是永遠愛着你的，
我是永遠忠貞你的！

我願你悲壯地別離，
我願你昂步地上前，
我願你，我願你，
——我雖有無限的傷心，
我也會忍住眼淚！
我愛你的英勇的心　！

去吧！戀人！

去呵！
不要留戀的去呵！
還有什麼猶豫？
祖國不是已陷入危亡中了嗎？
大衆不不是已伏在鐵蹄下嗎？
祖國正需要你的愛，
大衆也正需要你的愛喲！
去吧！戀人！
把愛我的心，
去愛祖國，民族
去愛廣大的人類吧！
我的心———
我願忍住眼淚

我在這裏用不着你不要擔心，
我是永遠向你忠貞！
我什麼不愛你呢？
你是我的生命！
但！
我愛你前進！
去吧！
你是一個好男兒！

呵！呵！
那不是戰鼓聲？
那不是軍號聲？

去吧！去吧！
快踏上你的征程吧！
保衛上你的國門！
為着解放，
為着自由，
為着光明，
為着公理，
去吧！去吧！
那裏不是有廣大的同志？
勝利就在前面呀！
去吧！戀人
堅勇的前進　！
不要依戀，
不要投懦！
做個英偉的好男兒！
去吧！去吧！
我等待你勝利的消息，
我等待你凱旋時的擁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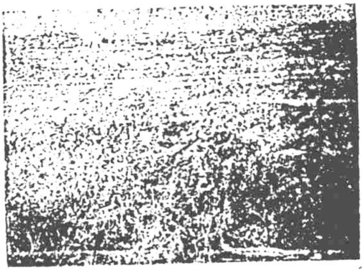
婦女武裝

安娥

中國婦女已經武裝起來了，她們英勇的站在救亡的第一線上。這使日本帝國主義者嚇得發抖，這更使漢奸恐日病者，敗北主義者心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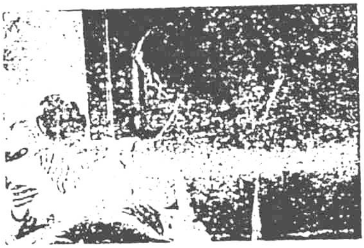
她們別離了父母兄妹丈夫和兒女，和民族的仇敵死拚，她們要用沸熱的鮮血，洗去中華古國的創傷。

攜帶擔架親赴前方救護負傷戰士之女同胞



平漢路前線我軍以迫炮向敵射擊之雄姿

逃難途中無家可歸的一羣婦孺



受重梁在中醫休護原英之孔慮形
傷官文醫陽戰祭益秀爲包傷情

編後的話

因了種種的關係，本刊中斷了半年，這是很不幸的一回事，而且應該向讀者表示歉意。

經過許多的週折，才把所有的困難打破，得以仍與讀者見面，也是不幸中的幸事。

我們仍本着過去的精神，努力從事這個刊物。同時在這抗戰時期，我們希望這刊物成爲婦女的戰鼓，婦女的號角，使婦女們都成了新中國的戰鬥員。

本刊園地絕對公開，凡關於戰爭婦女問題，婦女生活，及戰地通信等短文，如承賜投，極表歡迎。一經採用，酌致薄酬。

爲充實本刊的內容起見，我們已請幾位特約撰稿員，那些撰稿者都是社會一般人士所認識的著名著作家。

本刊本來是一個月刊，因爲覺得環境的需要，便改了半月刊。

本期付刊時間過促，內容簡陋，尚希讀者指正。